

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經編詩類

魯詩故三卷

漢申培

齊詩傳二卷

漢后蒼

韓詩故二卷

漢韓嬰

韓詩內傳一卷

漢韓嬰

韓詩說一卷

漢韓嬰

韓詩薛君章句二卷

漢薛漢

韓詩翼要一卷

漢侯苞

毛詩馬氏注一卷 後漢馬融

毛詩義問一卷 魏劉楨

毛詩王氏注四卷 魏王肅

毛詩義駁一卷 魏王肅

毛詩奏事一卷 魏王肅

毛詩問難一卷 魏王肅

毛詩駁一卷 魏王基

毛詩答雜問一卷 吳韋昭朱育等

毛詩譜暢一卷 吳徐整

毛詩異同評三卷

晉孫毓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晉陳統

毛詩拾遺一卷

晉郭璞

毛詩音一卷

晉徐邈

毛詩序義一卷

齊劉瓛

毛詩周氏注一卷

宋周續之

毛詩十五國風義一卷

梁簡文帝

毛詩隱義一卷

梁何肩

集注毛詩一卷

梁崔靈思

毛詩舒氏義疏一卷

舒瑗

毛詩沈氏義疏二卷

梁沈重

毛詩箋音義證一卷

後魏劉芳

毛詩述義一卷

隋劉炫

毛詩草蟲經一卷

毛詩提綱一卷

施氏詩說一卷

唐施士丐

毛詩異同評卷中

小雅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云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於事王肅云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

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
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
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
矣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正義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評曰在位朝廷之求賢

正義引王肅係毓

六月宣王北伐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

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基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太原

評曰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同上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肅云鎬京王基駿
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
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

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
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
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評曰箋義爲長

同上

斯千宣王考室也

箋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千
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評曰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同上

西南其戶

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曰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評曰猶南東其畝

同上

君子攸躋

傳云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評曰君子之所升處

同上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云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

評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同上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

同上

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箋云戢殘也王作臧臧善也

評曰鄭改字

釋文

不屬于毛不糴于裏

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評曰傳爲長母斥褻似

正義正

跂彼織女

傳云跂隅貌

評曰織女三星跂然如隅

同上

有捄天畢

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寶今天畢則施於行

列而已

評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王肅

詩集傳卷中
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
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
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
不得子道

評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
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
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
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
亡國之君乎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

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
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
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
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
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同上
匪鵽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傳云鵽鵬也鵬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
云言鵬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鳶
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

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王肅云以言在位
非鵬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
也何爲潛逃以避亂

評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
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

而不振

同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
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